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五

漢

世宗孝武皇帝

漢武尚文學其中遂于經

術者首推董仲舒乃以為

江都王傅而所擢用者則

如趙綰王臧輩之庸懦後

如莊助吾邱輩之浮誇所

謂彙公之龍而已

辛丑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于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

上初即位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

川董仲舒對策

略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害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全之在疆勉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

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故治亂廢興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凶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今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譬之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史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上福祿日來，故受天之祐而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覽其對而異焉，再策之仲舒復對。略曰：臣聞聖王之治，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導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上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至于此也，古者任官稱職，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

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肖混。殺未得其真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于是上三策之。仲舒又復對。略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以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也。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晷致明。以微致顯。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三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亾桀、桀之政也。紂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干下，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

嘗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旣畢。上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王易王相。王帝兄素驕。好

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

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

薛川

人。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公孫弘爲從諛。弘嫉

之以膠西王

于王端

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言于上。使仲

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

下。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

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白帝卽位。始崇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

終于家。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

封魏其侯。魏其故城。在山東沂州府蘭山縣。

爲丞相。

田蚡

長陵人。王太后同母弟。封武安侯。武安。注見前。

爲太尉。趙綰

代人。

爲御史大

夫王臧蘭陵人為郎中令迎申公魯人為大中大夫。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也。趙綰為御

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臧請立明堂。注見前。以朝諸侯。

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故楚王戊。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以詩教弟子。受業者

千餘人。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用蒲裹其輪。取其安也。東帛加璧。下設

東帛。上加以璧尊德也。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

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

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漢制郡國

皆立邸。議明堂巡狩改厯服色事。

王寅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淮南王安好書。善為文辭。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

之至是入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

見談說昏暮然後罷

安雅善田蚡其入朝蚡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帝孫行

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寶賂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

石衛石氏之別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

長樂

宮在東太后居之故曰東宮應劭曰禮婦人不預政事時帝已躬省萬幾太后又非五經故綰欲毋奏事太后

太后大怒求得綰臧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

上因廢明堂事及諸所欲興者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

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

河內溫人少侍高祖其姊為美人目

徙長安及四子官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

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故孝謹聞乎郡國。及是，綰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之。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以許昌

高祖功臣柏至侯許昌孫嗣侯爲太常

爲丞相

以衛青爲大中大夫。

初上之爲太子。館陶大長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爲太子

妃。及卽位。妃爲皇后。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寢衰。上嘗

過平陽公主。

帝姊王太后出。降平陽侯曹壽。

悅。謳者衛子夫。

其出微。母曰衛媼。平

陽侯家僮。

主因奉子夫送入宮。日尊寵。陳皇后聞之。恚幾死。

者數焉。子夫同母弟青。

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私與衛媼通。

生。冒姓衛氏。爲侯家騎奴。

大長公主以子夫故。執囚青。欲殺之。青友公孫敖與壯士

往篡取之。

上召爲建章

宮名在上林苑中。

監侍中。已而以子夫

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癸卯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時議多寬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諸王來朝。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春。河溢平原。

注見前。

大饑。人相食。

顏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饑。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眾于江淮間。

閩越發兵圍東甌。

初。吳王濞太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從之。

東甌使人告急。上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

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

以莊

謚爲氏助。吳人以賢良對策擢中大夫。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

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許。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以法距之為助。無虎符驗也。乃斬一司馬。喻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眾。處于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口食。

帝始微行。起上林苑。

三輔黃圖苑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

最先進。後又得朱買臣。

字翁子。吳人。

吾邱壽王。

吾音虞。晉有虞邱氏。壽王

字子贛。趙人。

司馬相如。

字長卿。成都人。

東方朔。

風俗通。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因氏

焉朔字曼倩。轅次人。

枚皋。

枚氏。出周官銜枚氏。皋淮陰枚乘孽子。

終軍。

終氏。顓頊裔。陸終之後。以

名爲氏軍字子雲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等辨論中

亦曰終童濟南人等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絀焉然相如

外中謂莊助等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絀焉然相如

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

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朔時爲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

始爲微行與左右善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以夜漏

下十刻始出旦明入南山下馳射至夕還大驩樂之是

後數出私置更衣十二所晝休更衣夜則止宿然上以道遠勞苦

又爲百姓所患嘗從南山下馳騫禾稼地鄠杜令欲執

逆旅主人疑爲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止

其翁不聽嫗飲翁酒醉而縛之少年乃散去怕谷在

陝州靈寶縣西南

于是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

南山東方朔諫曰南山天下之阻陸海謂陸產富饒之

區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

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

虛讀作虛壞人家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固之騎

馳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

劉敞曰不足之不當作亦隄猶防也言其不可三也帝

乃拜朔大中大夫給事中加官以給事禁中名然遂起上林苑

甲辰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午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六月丞相呂免以田蚡為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

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府

官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少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燕人等將兵擊之越人殺

郢降兵還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舉兵上

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大行王恢出豫章漢郡治南昌今南昌府南昌縣

是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俱為將軍擊閩越淮南王安

上書諫略曰越方外之國翦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

伏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